

星期天夜光杯

1

李传强「文学是强大的人生浮力」

上海罗店,一家不起眼的推拿馆,五十多平方米,三间房。当真是夫妻老婆店,上钟、前台、记账,只李传强和妻子两人。

李传强59岁,浓重的安徽阜阳口音,好多次需要停下来和他确认对话。“不会回老家了,但一直没学上海话,要留着点老家的东西。”方言,是骨血,哪怕在上海待了35年,他也不敢忘。

李传强的客人中几乎没人知道老板还是个作家。这么多年,他陆陆续续写了12本书。惹人注意的是,进门处每天更换的《新民晚报》让推拿馆多了一点文化气息。“我来上海后的第一篇就是刊登在晚报的‘七彩民工’专栏上,自然对晚报有着不一样的感情,所以我一定会坚持订下去。”最近,他看到《夜光杯》的投稿邮箱,便试着投稿,不想还真被采用了。

李传强笔名“云泥”。云,天上之物,缥缈虚幻。他说:“云让人追逐,就像是我的梦想。”泥,地下滋养,生出万物。“泥土就是生活,脚踏实地的生活。”“生活以痛吻我,我只报之以歌”,李传强真的做到了。

李家很穷,五个孩子,三人上到了初三,算是“高学历”了。初中毕业后,李传强开始务农。“肯定不能继续上学了。小时候就喜欢看书,但买不起书,连《新华字典》都买不起。”1987年,李传强记得当时到市集上买菜,一天可以赚一块多钱。“每次卖完菜,我会拿出2毛5去买一本《故事会》,那是件多么奢侈的事。”1991年,家乡遭遇特大洪灾,一片汪洋,终于,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。李传强来到上海。他卖力气,做过建筑工人,当过废品回收站的小工……血与泪中写满个中艰难。但他似乎一直都那么乐观,就像他写过的那句话——“自身具备浮力,你永远不会沉没”。

大概是文学,给了他这种强大的人生浮力。初到上海,建筑工地旁的员工宿舍,四人一间,砖头垒起一张竹片床,天花板上吊一只电灯泡。白天,用尽一身气力,身体极度虚弱。夜晚,便是头脑的饥渴,只有文字可以治愈。他挑灯读书,想要把那么多年想读但没能读的书读尽。他读文学名著,最喜欢的是《飘》,在斯嘉丽身上,他看到她对土地深沉的眷恋,他想到了自己。他一夜看完了《河魂》,书中改革开放后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,他旁观过,他参与过,他感到一种奇妙的连接,“作家矫健写了我们的故事,以后我也要写自己的故事”,他暗暗下了决心。

李传强写的第一篇小说《月明中天》很短,7000多字,那是在建筑工地上的一笔一画写完后。2009年李传强拿了几本小说去上海文艺出版社,编辑对这个有着绝强生命力的写作者很赏识,但最后还是劝了一句,“现在书不好卖,还是算了。”李传强还向《收获》杂志投去了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传奇》《归来记》,“因为一直没收到回信,我还特地去过两次杂志社,结果发现我的书稿在旧纸堆里。”处处碰壁,却并没有阻挡他的写作热情。李传强所有的12部作品都没有发表过,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他在网络上每天分章节更新。比起寻找知音,他更认定的,大概是“写给自己”。“每个人都有思想,有思想就要表达。不写出来,我睡不着。”

写作让李传强感觉踏实,感觉活着。在上海,他没有沉没。他娶妻生子,有了一家小小的店,他一直在写,他说不管年纪多大都不能为了活着而活着。王安忆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的话让李传强印象深刻,“王安忆老师说,我们作家不能像哲学家一样,为了理想而活着,也不能像农民一样,为了活着而活着。”他笑了,他说自己并不百分百同意王安忆老师的话,“我们农民也有理想,常常,只是条件不允许。”

最平凡的写作者 最不凡的生活家

◆ 华心怡

人潮中,一些人错过。沉浮时,一些事拍岸。时代磅礴,是每个幽微成为不竭的涌动。付诸笔端,桩桩件件,载以文,便留下来。

5月1日,《夜光杯》将迎来创刊80周年纪念日。流光溢彩的杯盏中,盛满气象万千,绵长回甘。这气象,有祖国的大气象,也有你我的小气象,互为镜像。

80年赓续不绝——何以抒怀?唯有书写。也由此,《夜光杯》汇集了深不见底的神奇。时而念,今日我们为什么还在书写,尤其是,我们中最普通的百姓大众也在书写?

笔锋犀利,剖划开生活的苦难;笔力亦温柔,掬水中月,捧起的是彩色的绮梦。提起了笔,落下了字,生出了花,那是生命倔强的艳丽。

今日,我们特别选取了三位《夜光杯》普通作者的故事,他们也可以是人群中的你我他(她)——大众的底色,文艺的编织,就是最铿锵的时代之歌。



2

钟耀祖「文字连接起互为远方的人」

联系钟耀祖的时候,他作为华东师范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优秀学生,正在台湾交流学习。他大概从未想过,文学与写作,这条路越走越幽深,越走越无尽。

曾经,他只是广东一个小乡村里的小小少年。在溪流里摸鱼,在鸟窝里掏蛋,水田漫漫,水牛雄浑的背脊上停着一只纤美的白鹭,炊烟在残阳中袅娜升起……“这些乡野情趣的画面从不曾远去。”钟耀祖并不孤独。那些年村子里大人都往外奔,去讨生活。虽然是留守儿童,但奶奶一个人带着孙辈,七个孩子,叽叽喳喳,吵吵闹闹。年纪最大的钟耀祖像个“带头大哥”,带着小跟班们撒欢。钟耀祖又是孤独的,总有一些话,一些念头,无法倾吐。他到底只是一个敏感的、多思的,渴望被父亲母亲拥抱的孩子啊。

后来想起来,是三年级语文课本上的一篇文章,让钟耀祖找到了一生的坐标。“那是一首儿童诗,我记得大意是一个孩子站在树下,仰望天空。文字与插图一下子击中了我,带我进入了文学的意境。”他那时很喜欢诗歌,曾经想背全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如今,钟耀祖回老家,总要在自己的书房里坐坐。书架上有他特地保留下来的四大本周记。初中时,这份额外作业是他格外看重的。“有时候还会用文言文写,现在想想是‘年少轻狂’的自己在向老师炫技啊。”高考后,钟耀祖考入了暨南大学的中文系。但与他想象中的中文系却有些不一样。“可能学术上的东西多一点,也会学文学评论,这的确非常锻炼人,培养了我的文本细读和评论能力。但我更加贪心,向往着更自由的文学创作。”来到华师大读研,写作的世界更广阔地被打开了。

文学与写作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?钟耀祖并没有直接回答,他只是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:暑日午后,奶奶在小憩,他独自一人捧着《百年孤独》,在房间角落里读。马孔多的闷热与广东家乡的闷热重合了,不知是哪一处渗入了哪一处。漫漫长夏的土地,单调重复的生活,但请不要只看到你眼前能看到的。布恩迪亚家族的马孔多是这样,钟耀祖的家乡也是这样。“文学让你看到生活的层次是如此丰富。”钟耀祖发表了6篇小说,里面藏着他的起初,更奔腾着他的未来。他说他要一直写下去,将写作作为一种感受生活的方式。

请永远不要低估文学与写作的力量,尤其是在一切都是那么快的当下。钟耀祖参加过两次《夜光杯》的活动。一次是在“夜光杯进喀什校园”第三季“爱我中华山河美”主题活动中寄语喀什学子,另一次是在“夜光杯·左联”青年写作计划专场诗会上诵读了殷夫的诗。“你能想象吗?互为远方的人们,因为文字产生了连接。”这是多么美好的萍水相逢。文字里,我们一起走过千山万水,抵达彼此的生命。

3

李莹「写作让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」



30岁的李莹在广西南宁租了一处房子,和丈夫一起,小小的家支棱起来了。家里最显眼的地方,放着一个摆件,“妈妈说是透明的,上面刻着‘飞入寻常百姓家’。”李莹失去了视力,丈夫也是视障人士。很多时候,妈妈是她的眼睛。2024年,李莹参加《夜光杯》美文征集活动,她的投稿被评为佳作。美文结集成册,编成的书也飞向了她们,被安置在小家的书架上。“当夜光杯的编辑一开始打电话来让我去上海参加活动时,我的第一反应是,这是诈骗电话吧。”她的笑声那么爽朗,像被阳光晒成了暖金色,这是李莹第一次在面向所有人的征文活动中获奖,“我们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得过一些荣誉,但我一直都想试试外面的世界。”

15岁那年,李莹得了青光眼。起初还能看见一些,后来便是一片漆黑了。

她是家里唯一的孩子,父母的世界崩塌了,却不敢在她面前流露出来。妈妈坐在沙发上,一本一本地为女儿读书,什么书都读。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便是那段时间“听”完的。“那么有力量。我迅速地成长,我开始思考。我不再感到孤独。”文字,写作,其实一直都是李莹的指引,只是进入黑暗的世界后,它几乎变成了全部。小学时,父母不放心她一个人在家,常常把她“托管”在新华书店。原来,她家的一个亲戚在新华书店工作,小小的李莹便在书堆里扎了下来,常常一待一下午,看完一本又一本。“虽然我小时候就喜欢看书,但失明之后对书本的饥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”在浩瀚的文学海洋里,李莹说自己一步一步走向自己的内心。“我变得开朗起来,重又感受到了与生活的连接。”

真是一个坚强乐观的姑娘。她不

想中断学业,便去了青岛的相关学校念高中,后来又考上了山东医药大学,学习针灸推拿的相关课程。在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,因为身体原因,她回到家中。由此,她开始更专心地写作。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发表作品的,但她没有放弃,只要有灵感就坐到书桌前。“后来慢慢能发表一些作品了,在报纸上,在专业的文学期刊上。我特别激动,感觉眼前都亮了一些。”李莹用“声音”写作,有时会有同音错字。又是妈妈,以第一个读者的身份为她纠正。阿姨其实放下了,更放心了,女儿有了目标,女儿又找到了生活的意义。

借文字,李莹被看见。借文字,李莹“看见”了。她说自己感谢写作,写作为她解除了限制,写作让她一直都在出发。“我想去外面的世界‘看看’,通过我的文章,通过别人的文章。”